5565.8
A022.2
v.5

茅皐集

八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皇集卷之八

雜著

序

爲親契序 己酉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性本善也善之長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之道曰孝其行曰奮人能孝養則於道其庶幾矣夫孝者德之本也本立而道生既非生知學而知之又非稟仁之厚勉焉而至之格致之工必於斯而先之誠正於斯修齊於斯治平於斯而克明厥德推之於上下四方無往而不可也是故夫

子答禘之說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信乎孝之義大矣哉蓋人以軀殼之身而能與天地幷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也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大於忠君然資父而事君則忠君也亦愛親也事親如事君事君如事親至於仁民愛物而終以成身則中和位育之功可得而致也天下之善豈有以加於此哉嗟夫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夫以曾子之孝直居其養則養亦固難矣養則觀其順祭則觀其敬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然則

生死之養皆致誠敬然後乃謂之養矣苟志於愛矣
葬木可以致樂也二篇可以致嚴也況又盡其誠而
誠焉盡其敬而敬焉由後而養不足言由前而尊親
虩譯喻道之不遠歟是以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
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而治之其曰先求仁
者之粟而祀之者非得已也豈惟祭哉凡事豫則立
人子之孝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則不可不豫而求
諸人是務也求諸人不求諸己也不求諸己則不豫
於事不豫於事則不誠乎親不誠乎親則動而僞焉
無所不至矣可以人子而勉強矯拂之忍爲事親則

一也而亦不無為親為人之異為親者有其親為人者有其身也有其身則割股廬墓亦為人也有其親則仁民愛物亦為親也有其身而不有其親為他人而不為其親者寔此心危微之不知所以治之也然則不學不勉能致誠敬者天下鮮矣嗚呼余蚤愚寔頑始不知孝為何如只襲做子事親之名義也孤露不免思之既久恍然有以得於所求乎子則仁者之愛知者之理疆者之志亦可體認而心融矣考之經而參之身驗之心而準之跡以今之知追往之行其所以養之也無毫髮彷彿者余之罪厲昭昭布載於

六籍四傳及程朱諸子之書則每讀之至此不覺惕然傷痛如之何其少讀既往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我且如是人可忖度肆又誡吾之宗親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孝矣乎力不足者蓋未之見也勉之勉之無憾風樹哉生死無憾不豫不可能也乃於歲壬寅立之契事曰為親契以寓孝養之萬一噫我同契之人視孝為已事之當然而恩所以止於孝每或以為親為有所為之為一乃心力而慮事以誠父母存以之敬養父母歿以之敬享財或有餘誓不用之於自已則此亦用力用勞不置之一道也無慮為代耕而

足以推餘力於學問其於承志追養繼述之事豈能無少補相率以孝心相勗以誠敬盡中而無雜主一而不貳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事不體則其亦不悖於天地之性云爾

記

赤裳山城記

東偏山城之險峙右赤裳何也甲辰暮春予過茂朱由西倉登山城倉距城十有五里未西川一里許右立石十餘丈對巖壁間又餘南北通天罅有遊人往來之跡鵲巢雜木上偃旁綴乃脫冠解衣側身俯仰

攀緣而入前程又截落數十丈童子前行俯伏援木下瞰誠危乎勿之返而登西門眼界稍豁跡小峯寺刹出法堂三間尊三金佛扁額極樂殿向南制甚精完一大師守之稍知文字與之語惜乎左右僧房各三四間殘僧六七樓六間堂前立餘室兩三瓦破棟欹寺南一嶝正中磅礴主據于城卽　瓚源閣三間面北近東石室秘藏四間嶝之中閣之左面與閣同北行數里坐僧巖茂樹藤卉岑蔚環擁高者僅巖腰齊去登北門重修纔一暮較西門規模人因鬼護下視山前村墟井落星羅碁置門臨北倉十數里近則

初里王浴洞開顏中缺二字小飲實長嶝東北環邑三十里西北隱遠則黃永沃錦東至于西永之牙口千萬沃之寧國可數於前珍之大苑天苑盤據于左公之雞龍自南原長水間三百里逆步而止此去一百九十里長龍錦三邑水與茂流合是前島後島邑下五里汪汪出見注于陽江入于錦江城之水合爲防築七八層古制也或廢涸或亭濱堤堰樹老二三百年水汎濫門右流折木扶吾還尋護國寺老屋數甍腐敗撓折寺云乎哉一祖師父手拜迎王於其道者也一大師蒸茶于厨出拜于階要與金坐問姓先河

後黃予歲乙巳古之夏黃今為河黃公黃曰河黃聞
命公何敢當也使河前導出沙川南門其下無人為
有巨石屬屬鑾出立于門右丈百餘（缺二字）曰將軍乍
者若將軍下車觀機默計則其天鍾石人鎮此城南
門也引旅卷後陟主峯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向
按黨臺石磴左旋危岩畏險者不敢度然人或貼身
于巖右手攀壁左手撐盤曲膝臂石磨礴而下于此
時也足一邊不知幾百尺流落也予懾然而退作氣
為前人行直下數尋進三十步是所謂按黨臺也臺
之名義未詳大石圻三片隙為人字深丈餘廣容一

身三面天塹使人眩視悸不自保聞由人字隙稍稍勞力則數十步下有窟巖若房室可居者勢尤奇壯然未暇往（缺二字）於臺上彷徨而立浩浩有遺世之意野人仰見其必以我謂刖化也河之不從不為非不能之間還石頭跏趺坐誦經文其聲清且雅若夫烟霞漠漠於西北峯巒矗矗於東南回叩大小白人無徵焉俗離蒼然而起中抽三道峯左歩大德轉為德裕德裕一脉北馳三十里曳峙草矢峙雉木峙三屈三起攩頭作城香爐峰最高峯左右郎西北川峯下城外有所謂笠巖者是亦山之一勝云而日暮亦未

及尋也噫德裕之於斌爲祖而據南數百里連峰峯
嶽崩岁或乙乙盤回或重重周匝齊不可名言然粧
鞍八公布列于前南原長木在其中鎮安馬耳出没
于八公之西槎牙突兀如在天表德裕雄後外無所
睹比茂豐南安城邑之開野南門之近人居峙項鳥
峙椵木亭越一嶺嶺郎猷實上麓也倍方昏天保安
里九天洞雪川擴逸永同月田沃川魚沼自作里本
州上下長朴里西門之外斜內馬山吉旺里地勢高
下遠近大畧於此可見土產稻黍麻綿楮牛馬他種
記不盡登斯城也愀然有感古者昔吾從先祖思菴

先生肇謀是城邦諼密勿基圖鞏固所以存無限年之　宗緪亦可傳萬億載之春秋李澤堂有後補之蹟尤菴先生申衛之隣邦東伍儘三賢之爲國其無窮乎叅奉而奉　璿源石室別將而守禦僧之寵攝大將貳於叅別城中之事同與任之官給饒以爲永世之傳矣予嘗欲移居于此城之近耕山鈞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風此誠朱夫子雲谷之先獲計也置庄數石於吉旺歲一往來顧今亦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與風土如此時覽觀焉以自寬也

直方記

吾六十而無聞焉斯已矣久矣吾友羅致文能文章爲而以直方二字分爲齋軒謂余文之何也以言乎羲易之乾坤則子所深究以言乎晦翁之左右則子所熟講吾復何益哉然其懇也固既面書又再督在相長地烏可不一言而發之哉言之欲出而耻躬之不逮故乃竢竊取君子之言而述之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爲心無失則聖失之則愚無失之道敬而已是以學者莫不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爲學之大方然卒不得其門而入其故云何誠不至矣蓋誠者理之眞實物之終始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得

五常之實而爲常百行得百行之實而爲行且夫一念之起一言之出一事之微未有遺其本而自成者則雖其大小之不同而其實之所在未始不以爲誠也是故君子之學必以誠爲本過此以往不亦妄乎敬不以實色莊者有之義不以實自私者有之克己復禮非色莊者之所能特立獨行非自私者之可辦然則敬與義雖其體用爲相須表裏爲交養所以行之者一也荀子之欲敬實其心之所欲則直在斯矣荀子之欲義實其心之所欲則方在斯矣誠立則敬生敬立則義明精義入神則誠敬之能事畢矣然則

真實以體之无妄以用之雖聖人不越乎此大賢以下惟淺深精粗有異爾子非不審於此而猶此拳拳焉其或深有戒乎貌不勝而辨不克者歟荀子之能之何必待齋軒爲也然歲警之事聖賢之所不能無吾友抑亦觀省爲惺惺法如謝上蔡之於矜字上用功也歟遂以誠實爲基本而記之直方爲體用而銘之

銘

烏竹杖

歲在丙辰正月二十五日欲展檄爲風雪阻

放於子故處乃銘之曰

植之凝然者若補其無妥之過擔之鏗然者若跋其闌珊不及蓋老人之力不可得而彊矣若其貞固之德則托爾身而中立直以爲質玄以爲文吾於汝也不止是云爾而不持顚而不扶將焉用彼相乎

五行銘 先天奇耦即生之序水火木金土始生之序水木火金土○太極流行相生之序木火土金水

水本陽濕火本陰燥陰陽升降土制不到木煖成火各生木金陽濕發木陰燥結金陰陽各盛搏凝土質

二氣之生各成其質
少陽東春木以火生太陽南夏火以土生沖和中央
土以金生少陰西秋金以水生太陰北冬水復生木
五氣之行相代相生

箴

直齋箴 辛酉

羅友致文以直方二字分名其齋軒蓋取諸
朱夫子堂房兩夾室左名敬齋右名義齋之
意夫子嘗讀易得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
以爲爲學之要也羅友之意不亦支哉要余

箴之曰諭書托備勤顧不足以發揮則只觀瞻而會其在相勉之道亦不當終孤盛意乃掇拾前修格言而述之

主一無適整齊嚴肅程氏遺訓丁寧諄複收斂之語惺惺之工和靖上蔡傳習得宗以之直內一言曰敬洞洞屬屬式茲無競孰謂不顯上帝臨在小心畏謹罔敢或怠人生也直厥維天理昔非不足今豈加此氣或為蔽私或為累將騎翻車鮮不覆墜何以直之權輿于靜其靜也專屋漏無警柔順貞固維坤有主維天有動欽承翕聚君子則之寤寐精一養而無害

存而無失閑邪無有曾中洞然大本一立何所倚偏不貳不參不彼不此徹上徹下成終成始豈惟在內有中兼外義以夾持直方且大

方軒箴

致用之教人路之諭學孔孟者萬世程度權量輕重裁制割斷程朱緒論同條共貫義者宜也只是主用以之方外界分錯綜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流爲江河匯爲池澤其外維何由己及人事物之來千緒萬綸不以格致不以涵養中未必有外其可疆體仁包智四勿合當維心有制維行乃方地道之常靜體方德

類聚羣分其儀不忒君子德合不踰其矩時措得宜無遺精粗厚薄隆殺動作應酬橫紓利刃判作兩頭審用之起知道之自動靜相濟表裏一致惟精入神權斷有則敬以夾持直達天德

辭

文忠公祠板遷安告辭 庚申

離此鄉園曆數百載永平光山又近千里廟事靡托久歆外裔天乃眷顧特命不祧式承主祀彌增感慕茲焉奉遷未暇立祠今此權奉訥祖齋宇右有影堂叔姪祖豆喬木維舊神靈安止酒殽以奠虔告謹告

將修井告辭 辛酉

維井維久有孚元吉泉源甘潔往來其繹其德也常其用也周博施廣濟功莫與疇麕不恪勤將谷射鮒既智且倉病我臟腑爰及同閈聿謀修鑿井井維新勿泥勿幕洌彼寒泉星河精通天一其性維養不窮幾敗而完幾濁而清汲之不竭存之不盈厥道乃復厥功大成茲土之人實賴神明即事之始同心告閟齊肅明薦以祈以獻

修井畢告辭 辛酉

我泉有源天一之精我泉有眼地脈之亨无喪无得

精血所藏政邑不政惟德惟常伊昔穢敗潢潦滀留雖則涸濁其本湜湜謂泉不及謂理不測豈水之性鄉人之惑滐可不食爲我心惻王明受福云誰不識乃浚乃疏乃滐乃鬱砌築有秩泥汙有漏復之不遠道之不息其測其寒莫非爾極波斯食斯大成厥德從今元吉歷年不忒役夫告功誠格一六齊肅明薦以獻以祝

疏

請五代祖考孝子公　旌表疏　壬戌八月二十八日

右謹　啓臣伏以至德莫大於孝行　聖恩莫重於

棹楔苟非純心誠血可質神明敢以子孫私勝遽議
天聽臣雖至愚又豈不耻夫無実之稱而自誣其
先不避僭猥之罪而仰陳於 殿下日月之明乎臣
先祖之孝行卓絶於古今 聖朝之懿典宜及於身
後敢此呼籲於 清蹕之下臣五代祖故學生臣朴
礥郎 中廟朝己卯儒臣文簡公臣祥之六代孫
宣廟朝壬辰原從功臣縣令希壽之玄孫也退鄉閭
地雖未閥閱古家謨範世篤忠孝自在韜鬯定省溫
凊之節不後於長者及其稍長志物之養無所不用
其極臣六代祖學生臣愚遠長夏沉疾也臣五代祖

晝夜揮鎌掌握胼胝猶不知痛甘每糞必嘗以驗其吉凶凡百藥餌味臭醜惡腥羶汙穢亦躬撿口試而用之七閱月而得甦鄰里族親咸以爲至誠所感臣六代祖爲文以別給曰汝年尚幼不解人事之兒猝遇父病汝兄亦病獨當救療一心無他觀其累朔侍湯不一時少懈若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矣前頭誠孝全一之人可卜於今日田地奴婢別爲許給以表父母之心云云越四年疾又革則刳指進血及其丁憂號擗幾絕遂廬墓三年臣六代祖妣又爲之別給文曰家翁下世之後汝身艱難鞠養今纔成就汝妻

極爲絳表承奉我與汝無異不勝感舊之心謹依家翁生時之意田民別給云云死惠背疽醫藥罔功則吮舐去穢日以爲常及其遭艱哀戚之節送終之禮廬墓之儀一如前後服既闋廟謁惟誠而尤致謹於朔望因廢舉業以教子姪爲課皆有文行而撫養兄之遺孤視已出輒有加焉當時御史卽故相臣孝憲公趙相愚而高其行特　啓聞鄉人亦感其誠而載之邑誌親親尊賢其歸一件時文正公臣宋時烈移諸長者也禍色滔天斯文亂賊羅禕等羣起搆凶疏臣五代祖挺然與族黨諸儒生臣等齊聲扶闢以折

其奸謀亦豈非本之孝榦而定力所以做者乎孝是天性無不知愛其親而其始終本末之全者蓋亦鮮矣自夫崩祧嘗糞刻指吮疽廬墓以至扶正斥邪古之君子亦以爲難有一於此足闡揚之不暇而今聞四方令德萬古況兼有此六者乎不惟鄉黨人士至今欽頌恭酒臣宋來熙亦聞而感之論讚其幽堂之銘而極其發揮其實德實行既如是不可誣而子孫不思顯揚之道　朝家不示褒奬之義則誠不有欠於我　殿下至德要道之大化大源哉伏乞　天地父母特念臣五代祖礦卓絕之孝可以感人心厚風

俗於千載之下 亟令該曹 旌表門閭之地

擬代 溫陵令 姓名佚 請二先生 廟庭配食疏

哲宗九年戊午十一月日

伏以邦鑱愈久天命愈新 祖宗眷顧吉慶咸輳惟我 純元聖母毓聖肅後委祉于茲我 元子逢迎承膺嬪月 誕降萬億年無疆惟休大東含生莫不欣忭若無古今仍伏念臣以布衣諸生蒙被 聖恩待罪寢郎其所以瞻依 象設灑掃 庭墀不敢不勤而凡事體之關係 本陵尤不敢不肅敬審愼以效螻蟻之誠是以當恨當職者不惟立法之大體而

只守目前程式以爲忠不惟尊奉之至意而謹邊年例令勅以爲直供職雖勤而實無舊章之修舉致齊雖勤而或欠誠意之感格臣誠不佞然適於此時蹈忭不暇忠感先激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備慶賀惟殿下幸於其長遠慮垂聽而開納焉臣竊謂功大則報之崇德盛則尊之至國朝之大典也是故配食廟庭前後相望忠義以之益勵治道以之益隆第其禮曲既重難並行於一時顯晦有數亦或待於來後粤在中廟朝有若二先正臣文簡公朴祥文簡公金淨皆以兩朝嵬勳百世師表尚闕躋享

之儀久而愈嚴此誠　正廟所謂未遑而　殿下所以繼述者也臣請以　本陵之故事推之然後次而及其繼述之義臣謹按故敎官臣趙泰萬所記有曰

中廟乙亥二月　章敬王后誕　元子時諸後宮二洪氏皆有子朴淑儀有子曰峭爵福城君年最長而淑儀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朝野疑懼且半歲也七月　上以災異　下書求言八月訥齋朴先生與冲菴金先生議曰　元子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遵成廟朝故例陞後宮爲正妃則難爲　元子地莫如復立　愼氏伸無故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

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遂合辭抗疏蓋發明
國母之無罪也又欲使　君父納之無過而關雎
之樂復焉始初又欲正諸功臣迫脅　君父逐廢
國母之罪其深謀遠慮則專在乎嚴嫡妾之大分使
我殿下　元良自底於磐泰之安而覬覦覦非望者不
敢生心也當此之時為邦之道無出此右而二先生
忠言正義昭如日星苟有人心者孰敢非之兩司私
文館以為倘　愼氏復位生大君而論　嘉禮後先
置　元子何地朴祥等論邪議論殺二先生鄭文翼
申文節諸公救護二先生縱　廢妃不得復位諸功

臣得宪牖下然二先生幸不宪而磻磎　元良經歷
無限危疑終陟大位聖德堯舜是爲　仁宗大王也
嗚呼使我　聖壽靈長而冲菴不死於已卯訥齋不
沈於下鄉而亦不蚤世　明良相遇則陶鑄唐虞何
可量哉先是靜庵趙先生新入諫院請罷兩司　上
從之金安老等爲兩是之論自是廷議角立互相攻
擊遂爲己卯之禍貞愍安公嘗力救二先生又薦引
靜庵故家族受禍最酷蓋自己卯而又爲乙巳大禍
國幾覆亾究厥所由實出於二先生疏章而當時害
先生救先生者後之人察其孰爲君子也孰爲小人

也則其識二先生也不難矣重峯趙先生之言曰訥齋冲菴之疏明扶既絕彝倫其盡之矣云云訥齋朴祥之號也冲菴金淨之號也其大槩亦載於國朝記事東閣雜記等書則何敢贅怀而煩瀆也蓋此數段皆出於良史之手而非所以阿好也執此而究之朴祥金淨郎曾子所謂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方舉國憂懼之時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以萬死靡悔之義先進讜議蓋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志真可以託孤寄命不必以臣愚之言可徵也請復為　殿下言之盖

中廟入承大統　端敬王后正位壺極受羣臣賀

廟社神祇之奉有定國人毋后之分已嚴勳臣朴
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靖國之初既除國舅愼守勤
則自以為殺其父立其朝慮有後患脅持　君父請
廢　國母仁曰糟糠之妻何以為之　上之眷戀不
忍舍之意如此其惻怛而彼徒一箇心只有身而無
君不顧大義以　宗社危迫之說惑翊之　上為彼
所迫不得已而廢黜乃以　愼妃衣裳掛之闕後嚴
上朝暮望見于斯時也氣像何如噫昏朝不敬厥德
早墜厥命　中廟嗣受厥命順奠兆望投龜龜而肇
基宏業剔荒昧而始登至尊顧其時則危乎以其勢

則難振彼所謂專臣者始也專以謀身之計謂此時可乘乘勢而圖得徼倖之徼勳終也必以全軀之謀謂此權可竊竊柄而敢荼　初服之大倫其跋扈之狀通朝所知　上之所以翕張禽縱慮無不到然　社稷安危迫在朝夕則固可以靜以鎮之柔以濟之寧端本正始之不暇而維其所爲而莫之違哧也雖琴瑟鍾鼓之繁奏而惟其所制而至情旦劉也綱倫到此天地萬物不可以位育然以其氣熠陵天朝廷莫敢誰何至乙亥　章敬王后誕　元子也後宮之覬覦乘當朝野之憂懼益急蓋亦彼徒所以締結而壞

亂者也於是天警赫然日月薄蝕水旱沸騰繁霜夏隕花實冬敷雨暘風雹星孛虹霓昆虫之妖間見荐仍　上雖下求言之教彼徒寔繁懷仁抱義之士非無其人皆慮慮無有敢言者獨朴祥金淨相與以爲爲邦之道惟嗣爲本此身雖可殺　元子不可以不保　國母不可以不復綱常不可以不扶　愼恕若復非惟洩神人之寃憤舊恩既全乃可保　元子於磐泰名正理順綱樹紀立納吾　君於無過扶　宗社於將頹義當見危授命瀝血抗章義聲動庭中辭旨懍懍秋霜也烈日也則誠可謂竣百世不惑者也

可以人而豈或無開胥疏塞牀惕悔悟之心也甚矣人欲之滅天理也彼徒朋擠羣斥事將不測文正公臣趙光祖時以言官極力辨析曰朴祥等疏是正論云云貞愍公臣安瑭文翼公臣鄭光弼等率廷臣救群鳴呼　愼妃雖未即復位朴祥金淨雖見斥衮貞雖嫁悰禍猶朴嬪之覬覦由是焉自罷　元良之羽翼由是焉已成至丁亥朴嬪果作咀呪於　東宮憺乎其危矣祥等之至誠前知者其不信然乎以若仁廟之聖德屢經艱險遂登大位者伊誰之功論其始則祥淨之扶翊也語其終則祥淨之樹立也嗚呼

時事一變士類若此耐　仁廟於延恩殿亦復徙
所以醞釀排布也朴祥姪子文忠公臣淳竭誠盡言
黜臣甦削僞勳終蹉　仁廟於　景廟祥之家法豈
不曰有是父有是子耶　仁廟陟降之靈亦不曰予
有臣乎至　顯廟壬子因吏曹參議臣李端夏疏始
守　愼妃墓　給祭需　肅廟戊寅因縣監臣申奎
疏及右議政臣尹趾善領府事臣尹趾完等議爵立
別廟　英廟己未因儒生金台南疏　詢于大臣
入告　大妃乃復位號耐　太廟如儀嗚呼祥淳
之封疏也彝倫復明綱紀大振彼勳臣一切謀身之

功難以掩萬古倫綱之罪矣自是以來文正公臣宋時烈文正公臣李縡文簡公臣金元行及寢郎臣金聖恭崔昌國文肅公臣蔡濟恭等先後論辯明白申嚴照國人耳目則亦不敢枚舉以溷 聖聽竊伏見乎 列聖朝遺文古牒 肅廟戊寅備忘記有曰先正之疏可謂復位之善機會而伊時 下政院之教未有開納之意抑未知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何以則能不悖於禮而合於稍加尊奉之道小慰掬鬱之人心耶 英廟己未復 位時 垂涕下教若曰每想糟糠二字不覺痛心子孫私情已極感傷而雖

以義理言之故相臣申晩以三勳之事只爲謀身之
計云者可謂忠厚申奎追罪三勳之說誠然矣爲人
臣者豈有請廢國母者乎此等義理不明則後世爲
國母者豈不難乎又　教曰今日復　位之議先倡
者兩人也一脉正義予所嘉尙勿付該曹求得嗣孫
別爲調用又　教曰朴祥以一府使金淨以一郡守
其能聯名抗章辭嚴義正百代之下令人懍然　正
廟己未　親製賜祭朴祥之文曰太平無象風聲以
云大資示勸由鼓作軍忠義在人蹈之者釐卿任潭
州同德爲鄰三印其臺萬古不磷我扶坤維彼誰廷

嘗論定必百自己未年先王曰咨愀如朱絃索笏籙後遺直因捐古則行之今可忽焉祠版永享雲仍世官　太室庭會禮重且觀是歲一酹爲感文干握管懷韻松栢丸丸　親製賜祭金淨之文曰　中廟撫字纂彥湊輻文正一隊卿其眉目徽猷嘉謨造言追牘乙亥聯章尤卿大節淳潭接壤傾蓋有葩百年父老咨嗟磬折人雖月古義傳秋烈　寧考曠感救典咸秩崇報於卿則予繼述廟不世祧恩乃孤恤獨有未遑　大享庭祫禮在元嚴事恐或跲　溫寢象設今周一甲慨念雙忠親綴俾攝臣伏讀未訖不勝飲

泣而激感矣嗚呼　國家滅貞之禍始於己卯至於乙巳之極然綴旒之朝綱紊卵之　國勢尚幾百年綿綿者其亦不以兩臣之一脉正義有以扶之撐天地塞宇宙而非彼徒千百所可得而磨滅者耶雖然此義未大闡故馴以致賊瞻等癸丑之變此理未大明故終未免賊黯等己巳之變夫己卯以來首尾百許年不軌之徒接踵而起犯大分滅大倫者實由於黜陟之典猶有所未盡淑慝之辨或有所未嚴也此

　　聖之所以眷眷於此兩臣者蓋亦有以　達此理之本源卽乎此而慮之遠徵乎後而感乎前　孝

陵之享禮至　宣廟朝而修舉　溫陵之位號至
英廟朝而克復凡此　二陵之危忠大勳一則祥淨
二則祥淨　朝家褒答至於　賜不祧則殆無餘憾
然以　正廟之祭文推之其　若曰　太室庭食禮
重且觀者以示將行之意也其　若曰獨有未遑
大享庭祫者以示嗟晚之意也其不有關於　宗社
之大計而合乎從享之本意豈或如是　諄複也且
我　正宗大王堯舜之大聖也　太廟從享　國朝
之大典也以堯舜之大聖裁　國朝之大典而其
賜祭之文丁寧告戒至謂未遑則　國朝之禮豈有

以加於此哉今年即　溫陵聖后復位之再周甲也
兩臣之　庭食乃其次第事則豈非　殿下之所
當繼述者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正名也立紀也尚
功也勸忠也未嘗不係于此也惟　殿下深留聖意
舉以措之則　國家幸甚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
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其明聖也夫祿以報功位以
尊賢有國之常典則雖以一朝之功一事之善如不
及盡褒況此兩臣之道德事功萬世不湮者哉蓋兩
臣以經學爲業以儒雅爲官挽回世道期做唐虞讚
明道義師表士林其遺風餘韻淵源嫡傳尚不湮地

後學之徂豆非一二所　朝家之宣額已數百年矣此　英廟所以繼述　列聖朝遺意而增廢之　正廟所以繼述　英廟之指意而加獎之　殿下又繼述　正廟之未遑而追行之則非維繼述之爲盡善亦昕以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豈有過於斯也臣愚獨思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事係重大年既久遠今不可輕議又以爲　溫陵復位時既不即從享則　聖意所在有不可仰見云爾則臣竊以爲誤矣第惟兩臣生爲士禍之首沒爲凶徒之雠時諱俗忌士無闡揚

之氣世遠言湮人無擔著之論于以因循幾乎無聞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建我　孝顯兩廟聖聖相承斯
道復明此義始闡至于　正廟而世繼代述　二陵
廟儀莫不畢舉獨此　庭袷一事尚爲未遑其不有
待乎今年而顯晦有數者哉　殿下纘其緒而成其
德則此所謂踐其位行其禮而至於孝之至也若如
議者所言則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
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豈其理也苟
合乎理也先王有志後王繼之前朝未遑後朝述之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是故堯之不罪舜罪之

堯之不舉舜舉之而堯不以為非武王周公之所繼述者太王王季文王之所未嘗行也而孔子善之此皆所以期於至善不襲其為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所以浚其源而培其根者非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之所陳特其耑考於經史之梗槩端緒而已　殿下由是講究而自得之則方必有非臣之言所能者惟　殿下廓然勇斷則　國家幸甚臣又聞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斷向方切此亦　殿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也又況　殿下聖德隆盛莫不皆以非常之事非常

之功望於　殿下其利害休戚雖不可偏而疏纂根本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　殿下汲汲有爲償大勳而勸大忠脩舊章而植朝綱其副臣民之望者又當如何哉且今天災時變間見層出　殿下臨御以來嚴恭寅畏行誼未過而天之所戒若此之至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　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也　殿下宜於此時益懋祗敬以恭承　宗廟之孝仰體　中廟鍾鼓之樂　溫陵先

復之慶　仁廟濟艱之原又追　肅廟　英廟　正
廟三聖朝表忠尚勳之溢謨遠圖則兩臣之配食必
不待庭臣之請而斷自　震衷矣第其兩臣配食之
日仰想　列聖朝陟降之靈於　中廟　溫陵　仁
廟為慰何如乎　肅廟　英廟　正廟有光何如伏
願　殿下特軫二先正臣朴祥金淨冀　冲保社正
名立紀之元勳大忠配下　太廟庭食之命追述
正廟未遑之意使神人無憾天心克享然事係莫重
典禮　下此疏於大臣百官及在外儒賢　博採衆
議　務令盡善臣微末孱官何敢與論於莫嚴莫重

之地也猥忝直守又當今年徵恍耿耿未嫌出位昧
死以聞迂疎任妄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罪當萬
死伏惟殿下哀憐而財赦之臣無任震懼兢惶俯
伏俟罪之至朴祥金淨乙亥疏本謹錄附陳伏祈
垂察焉

兩先生庭會當否說 附○訥齋○丁未冲菴三月

非先生者未必皆爲小人是先生者未必皆爲君子
非之者只當時朝廷多少多人而不謂之小人者昧
於見識也謂之君子者君子而未仁也是之者自
正德十年乙亥中廟十年至于今二百三十三年除當時

非議凡有秉彝之心者無一不云云其君子者百世師宗豪傑之士之次碩德宿儒頗知向方者也其爲小人者亦或有一斑之窺也然則是非剖判不啻白直分明尚有所眩惑者相以爲先生謂之節義則可謂之道學則過矣噫夫所謂道學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而復之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行之聖賢千言萬語一言蔽之曰率性修道也已今之道學記性分固有而詁之誦職分當爲而訓之著詞成章照人耳目行小廉曲謹自以爲大而化之處身於無事無物之地而無意於躬行心得之中逃名於是非毀譽之場

而求道於日用彝倫之外隱微而滋欲鄉窓而從事其如是也焉能知如何是道學如何是節義也節義不一有無道學之節義其資稟或明敏或廉潔或勇敢而力能勉者有足以能之又或一時慷慨進退難免者亦皆有以致之又有如外邊用詐用數假饒立得者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也無無節義之道學求之彝倫摩之仁義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盡心知命之君子者不可能也在　正德丙寅中廟撥亂反正　愼妃正位中壺而既受臣民賀國人母后之分已明矣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意以

爲殺其父立其朝恐有後慮慟制　君父請逐　國母　上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然則聖心之不忍琴瑟之歡樂若是其切至而彼三人者健請不已終至於脅迫廢黜置之閒閣萬古義理安在即地氣象何如適此時廟堂之上果無一箇仁人義士也歟如曰當時氣燄不可輕易犯觸殆十年乙亥又承求言之教寂然無一言明倫者何哉時或有若程朱之賢亦果悶默而無辭耶其或有辭也必與先生之議立異歟非先生者不可道也兩是非者其可曰知道乎宋之文山我　朝之兩先生與金清陰諸賢不可但以

節義論也眞所謂盡心知命之君子哉於三凶則先翁曰　中廟諸大臣迫　君父不保琴瑟鐘鼓之樂而卒致己卯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陶菴曰先生之議雖屈於一時而終伸於百載之下信乎天定之必勝人也是非既定之後彼勳臣者尙可晏然於從享之列乎於兩先生則　正廟親製賜祭文有曰太室庭食禮重且觀又曰獨有未遑　大享庭祫然則臣子之揚贊朝家之未遑實係於綱常之大欠與寧可以三百年之久遠不如一日也哉彼三凶論其功則幸當　龍興之運適圖其功利者也非爲社稷

者也論其罪則　黃裳中正之時謀爲自全之計至犯脅父黜母之罪然則三凶者功成於一時之徼倖罪犯於萬古之綱常償功則三百年　廟食濫矣僭矣討罪則尚無一半條之舉劾神人之悲憤已無窮既綱常之斁敗果無後辭也斁黜之　庭削其爵必有其日若自　朝家克修未遑之典禮則　洋洋在上之靈其或謂之無臣鄰乎如曰年久體重而遽之則是安於因循苟且之習不知自歸於傷倫紀綱紊賢病國之過矣將以待後世大人君子之正論也

擬請三先生配　文廟儒疏　金慕齋　金清陰　金愼齋

伏以道之在天下所以行之者惟君師之作興也蓋自 祖宗以來 累聖相承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治教之盛曠絶千古於是眞儒輩出深究天人之妙正闡性命之源以斯文大一統之義有以接乎孔朱之傳協贊 聖化敦敍彝倫爲 國家萬億年無疆之休何其偉歟竊念天地之間惟道爲至尊惟德爲至貴古之聖帝明王必致敬於有道有德之君子將以集天下之善而大成于身立極于此而垂萬世之統也然則其敬之也生而尊信以賓師之禮沒而崇報以躋享之典則至矣盡矣是以我 朝兩廡之豚前

後相望此　國家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視前古罕與爲比然有是道有是德而文章節義事功輝映煜燿動盪雄偉化被生民澤流後世與陛廡諸賢並徽齊芳既被尊信之禮於　明主未盡崇報之與於　聖世者其有人嗚呼先正臣文敬公金安國文正公金尚憲文敬公金集皆以一代儒宗百世師表尚闕從祀之儀公議之久而愈鬱　朝家之欠於未遑臣等以後生蒙學何以窺測於大賢之蘊奧也第其高明正大篤實的確天秩民彝燦然該備之造詣深淺畧有見於儒先之論譔者有之請舉其梗槩而

御陳焉金安國天資正直和樂克養以道氣宇盎然見者輒知爲成德君子性至孝七歲讀小學至孝弘閔子騫曰我何時能長行得此事耶稍長慨然有求道之志必以程朱爲準則故平生學問皆主乎心得躬行之地而無不在於日用彝倫之間也早失怙恃構小齋於祠堂之側以寓終身慕之意故以慕名之兄有姊妹則怡怡如也其接人也亦一團和氣而貴賤親疎咸得其歡心平居整冠帶終日端坐每教子弟曰惟恭與謙君子之盛德汝當佩服汝等嘗見我以傲惰加人乎常歎曰吾東方地氣痺薄人稟不厚

又不知理學因學成德者甚寡是吾平生痛恨者也
故安國之教後學必勸性理等書務求其變化氣質
則無智愚賢不肖之異焉登朝未久　中廟靖國首
請專尚理學仍受國子訓導之責力請崇習小學增
修五倫行實以謝恩使朝　京還也購程朱諸賢書
累百卷獻之曰　上方向理學而濂洛諸賢性理之
書我國多不得見臣欲多購而書肆不備只此所獻
而已第其家禮儀節乃丘氏因朱子家禮有所損益
以宜於時使人易行實朱子家禮之羽翼也已卯禍
作安國亦罷居利川遠近學者聞風來集鏘琉會萊

義必與之共日復講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持時論者以此將置於罪有愛安國者勸謝遣學徒安國笑而不輟其教誨所及齋然爲大儒者甚衆每當事委曲的確無非濟世急時之要道而不知者常有煩碎之誚則輒曰常人心麁聖人心細安事舍精趨粗自以爲通乎且古人有一日所事必告於天者又有是日不做國事先廢夕食者既又還朝累陳已卯士林之冤仍請崇理學辨邪正爲先且請朱子貢舉議試士及漢吏科制立規先致力於辈制常欲遣子弟入學中國要其大義皆所以敦彝倫育英才興化斯文

堯舜君民之志也出按嶺湖皆朝率以教印濂洛羣
書而布教之鄉人有學行聞者或遣廬訪問或禮請
敬接孝子烈婦亦皆旌表存問厚饋人皆風動益安
國自早歲師先正臣金宏弼友先正臣趙光祖傳之
先正臣金麟厚以其淵源之深遠道德之純備持身
則盡忠恕而敦孝悌治家則正倫理而篤恩義立朝
則格君心而盡臣節學問則必以四書五經性理之
書爲正无遜於易數至於天文地理無不精通非直
爲一世之師宗也是故先正臣李滉一見而論太極
圖說歸告其門生曰今行始見大人君子又於 宣

國初　詔使許魏二公問東國有知孔孟心學者滉乃以安國宏弼先祖及先正臣鄭汝昌李彦迪徐敬德爲對越明年　詔使歐公希稷至又問有如程朱者文節公臣柳希春等對亦如之先正臣李彦迪祭文有曰學窮道源神遊理窟甘載優遊養純熟精義入神窮深極微舉世欽風多士摳衣先正臣朴世采序其文集客曰志學之倫嚮義之士誠心悅服有若鱗介之宗龜龍星宿之拱辰斗難以一二而數之其能浸漸薰陶以收寒靜之餘波以助　明宣二朝之至治卒之使先生興起斯文之志少償於日後者

亶不外是寒靜謂寒暄堂靜菴卽宏弼先祖之號也然則安國之道德學問蓋有得於孔孟程朱之心法而身任繼開於斬伐之餘以致斯道之復明後學之尊慕千歲而益盛矣金尙憲德器天成正大堅確性又嗜學信道篤行自強不息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華夏蠻貊莫不欽慕焉自少以小學自律居家而敬身明倫立教之節無不修舉殆不可選也平居常病世之人循外而眩於名實雅言爲善躬踐實地優於好賢勇於惡惡在仕路幾年仁弘誣李滉上疏痛斥　仁廟反正

貽書勳宰亟論時務及處變之道因進八漸之戒時
毛文龍構階我　國尚憲以陳奏使朝　京訟冤
帝加褒可之命會虜兵東搶文龍又非誣不已沫血
辨白且乞兵以議虜後　皇朝學士李廌先序尚憲
詩編曰義趣高邁襟期寥廓有王部之深思而不偏
於排鬱有五柳之淡蕩而不偏於寂寥又學士張延
登序之曰世有如季札采而歌之必將曰美哉其箕
子之舊乎蓋其詩格得於濂洛之遺韻而深造乎周
雅商頌之典重溫雅也序末又曰其請求一書痛切
回　天余卜其國有人未有一患也中國人之服其

誠忠有如是也當虜使之來抗言不可許其倘望以啓其心是歲虜入寇　上幸南漢尙憲力陳庇守之計諸子請以　世子求成遂痛斥其議　上曰今將何特對曰天道可恃願　上堅定毋動俄而出城之議定尙憲痛哭入對曰君臣當誓心庇守萬一不遂歸見先王無愧也退不食六日聞虜娶得斥和人乃甘心復食請詣虜營　上諭止及　上出城自扶祇送因歸安東豐山而止焉虜將以我師西犯卽上書極言死不可從虜聞之遣使拘執以詰答曰吾守吾志以告吾君耳虜解其囚強令拜謝而終不屈往燕

獄六年刀鉅鼎鑊無以動其心吟哦自如氣宇坦然
天下慕其義虜亦不敢加害宋時烈所謂天之所以
生德者鍾匡人桓魋終不奈何者眞確論也及東還
有大拜之　命終力辭歸石室嵩曾謂人曰新番告
身不書瀋陽號庶幾我何憚一遭往來自　上有
扈從之賞上書辭不受語及薪膽曰每值一時之要
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憚虎狼之仁毋絶父母之邦
夫以千里為讎人後古今所鑒每思　先王奏文萬
折必東語不覺滂泣沾衣也　孝廟嗣位入陳知人
安民之策因請留儒臣金集以輔王室旋之叶贊昭

明以基遠圖時事擊肘求去益力既没有遺疏辭意懇至蓋尚憲以至正之氣至大之節扶千古之綱常揭三韓之日月華夷之所共欽服而童孺婦女至今稱道以日光玉潔之文鸞翔鳳翥之儀攘斥佞邪之論明揚士類之志卿大夫之所共歎仰而太史氏亦累言之孝友之行篤於家敦睦之化洽於族信及於朋友仁及於鄉里義炳於天下自家而國而天下莫不尊其道而崇其德是故宋時烈撰其碑曰吾東自箕子數千年而有鄭圃隱倫斆既殁至子　本朝尤菴彬彬也不幸迫於治亂之數以致天地翻覆炎天未

嘗不愛斯人於是儲精胚胎以生先生以當一治故其質清而明其氣剛而大其志高而潔其行方而直所學正而精所養深而厚以明天理正人心以繼箕子圃隱之統　大明之季禮義先亡遂至陸沈而不拯天之所以生先生不專爲我東方也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固爲推而明之無不準的然則尚憲道德事功皆從春秋大義中出來日月不足明泰山不足高天綱地維賴而不墜將使天下萬世取而爲法其功其德豈易量哉金集資性踈方審密溫雅和粹崇襲家庭而德不踰閑行中規繩仁義在躬而色不伐

思慮明通而辭不專先輩碩儒皆尊仰之自五歲知讀書作大字言動不妄及長道成德立雖不以師道自居而遠近莫不從學其在外除施以教化日與士子講論經籍以明天理扶世道爲志及當丙子虜至星夜赴亂未及 行朝賊已塞路遂與同志糾合義旅將北去勤 王俄而聞媾成入都進慰而追其入侍 經筵也講明經義因進規戒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誠能存養察其所發則人欲退聽天理流行上曰此堯舜心法予當體念又問治心爲政之要對曰治心當以敬爲主爲政則貴在誠實矣 上稱善

孝廟由大君升儲貳大官言金集一生沈潛性理之學使侍　東宮則必有薰陶之益　孝廟嗣位累被召命上封事論喪禮及時務爲一冊子以進又曰天下之大本　殿下之一心是也一日之忿務振紀綱是也　上歎服其切實仍　命訓定小學註說及中庸或問句讀及拜天官　上諭之曰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非王公之尊賢也朝野相想望筵臣李泰淵啓言金集一代儒宗頓特加優老之典　上卽　命加資當時公議之歸服　眷厚之隆洽廣幾致三代之盛矣與金尙憲宋時烈共濟至治而賊臣陰泄

國情外喝日急乃相率而退豈非氣數之使然哉臨終之日端莊檢束無異平日謂諸生曰知死生之理而無所動於心吾無愧於古人矣蓋集之學聞尤有盛焉以先正臣李珥爲師先正臣金長生爲父以宋時烈及先正臣宋浚吉爲肩直孚正脉眞積踐履其淵源授受海東千古無與倫比是故宋時烈誌其墓曰先生道尊德盛益然始春和襲人不怒而威人莫不敬其學專用心於內故所存益固所履益篤而其所造詣終至於此最其沒身於禮以終其世者此實近世諸賢之所不可及吾東道學始於圃隱我國諸

蹟闡而明之惟吾老先生得文成公嫡傳實所用功先生承其旨訣門路甚正老先生即金長生也文成公即李珥也然則集之道學眞知力行紹古作程後學之依仰實亦無窮矣噫三先正以識天紀人之工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抱經世濟物之才溯伊洛而曆關鑰一誠終始萬機不遺其道德文章節義事功實不下於陸廡諸賢而陸廡諸賢已發揮引重矧上所陳寔千載信筆而百世不惑者也烝惟我

殿下德合天地明並日月以仁義爲君臣父子之則以禮樂爲風霆鳶魚之用道之齊之鼓之舞之而行

是教於一代之上則其事莫先乎開聖廬而躋大儒
爰施崇報之典而以致作興之化也臣等草野微賤
誼極顓蒙尙欲尊 聖德於三古明 聖志於千載
而薰餘化於崇德尙賢之辰矣千里襄足載以葛羣
之見仰塵 嚴纊之下伏願 聖明特命攸司亟擧
先正臣金安國金尙憲金集躋配文廟之禮以盡
聖世之曠禮以副多士之顒望斯文幸甚國家幸甚

跋

十一代祖考訥齋先生文簡公年譜後

國家自 中廟世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旣不可

得而保合大和則忠逆邪正之辨尤不可以不明道
正德丙寅天之曆數屬我 中宗大王思得賢良
圖興文治同明薈起時則我先祖訥齋先生與靜菴
冲菴及一代諸賢闡道明理同寅協恭欲吾君追堯
舜三代其勢不難然靖國之初朴元宗柳順汀成希
顏等不幸投托於草昧疑危之際藉勳竊權急於身
謀脅迫 君父放逐 國母綱常淪斁名分掃蕩朝
廷媮嬉畏縮無肯誰何夫如是者乃所謂創業垂統
其施有漸也歷十年乙亥 章敬昇遐國本又有虧
硪之象皇天示警朝野憂懼且半歲於是先生與冲

庵先進讜議請敘復　國母追罪三勳其深謀遠慮實在乎保護　元子地也此正立紀綱正名分存宗社之大計寔出於九死不悔之忠赤則直辭正氣撐柱宇宙兩司長官李符權敏手等羣起詈攻欲置之死罪大臣鄭文翼公率朝廷救解霜臺直臣有若靜菴之覽辨別是非盡遞兩司自是廷議角立先生及冲菴因公論復立朝符敏手李彦浩金安老等一並罷出靜菴又請削冒勳七十六人羣情譁然南袞沈貞洪景舟等亦嘗以見擯於三賢積懷憤憾謂此時可乘益樹其黨遂嫁己卯禍幾敗　宗邦猶以爲

不足醯醸至乙巳之極尹元衡鄭順朋林百齡李芑等又讎視士類謂已卯餘黨斬伐殆盡世道大變斯文倒地國勢之危將不保朝夕先生從子思菴能世其業劾罷誅憲稍回世道王張清議引進賢類其蠹國病民之事次第革罷而猶未及於作俑蓋以爲綵核之政非盛世事也大惡雖去餘孽尚存彼徒新進有金孝元以營見斥於沈青陽亦睽貳爲東西之號謂思菴西人領袖與許曄強侵之時相亦有以朋黨斥之者栗谷牛溪以思菴之友爲其徒所擠陷仁弘甫瞻輩又紹述元宗等而無尋之論復起噫陰陽消

憲之消長進退固理也董翁氷炭之不可得而保合不亦理乎然人心公議所在本不是刑禍可屈則亦不待百年而定也尤庵以爲　中廟勳臣脅迫　君父不保琴瑟鍾鼓之樂而卒致己卯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然則忠逆邪正之間不啻天壤詎可休矣又一襲弘瞻之徒種種接武而起者何也豈王章有所未伸扶抑或未盡善而然歟　溫陵復位之後大義既明則元惡當論而彼三兇者尚晏然於從享之列　聖毋必不以復位而校於心先生必不以盡節而無憾於忠此公議之所掬欝　朝家之所未遑

則充不爲千萬世紀綱之大欠缺耶夫先生雖見斥於當世而國朝是非兩塗之分實始於乙亥一疏然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大法未始不由是而明焉則其有補於當世與萬世願如何哉至其平生造詣雖非晚生末學所可窺測其宏綱大用則不惟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而超然於死生禍福之際又如此此固所謂無閻然者也嗚呼先生忠義大節固已載史冊道德文章亦已著遺集當傳之百世特用舍行藏之雜出於諸書者略無統紀茲終履歷歲月次第頗有自相矛盾者其宗旨也亦不無異同於其間不啻嘗

竊懼夫轉傳譌謬久愈爽實識者雖亦微覺其舛而未暇深究其端原也故不揆樗昧欲辨證於三百年之後誠極僭越亦極難矣幸欲免不仁之罪謹考其是非讐正一通編為年譜一篇註其所自出覽者有以燭其崇旨之得失而亦知吾書之不誣矣萬一考證或有未盡取舍亦有所定則書籍未備見識不達也且夫記事之或有重譯者引據之完備也并以待後之君子損益焉 崇祯二百三十七年甲子三月日

祭文

祭伯父守吾齋先生文

維歲次壬寅七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孤哀子鼎休
敢昭告于伯父守吾齋先生之靈天賦清粹稟質慤
實道本性命學究義理出天之孝友鄉黨之所服德
備三達隨處著見闡發先業文簡公文忠公之道德
有光繼述遺誤侍郎公博士公之淵源不息嗚呼先
生初年掘衣三山文席題褒志氣可尚伊後造詣道
隆德宏吁嗟文席有傳未睹嗚呼左右親傍三兄弟

主無方之養恨未承佐每當親忌之夕九旬孺慕難
以節力將事寢席痛哭暮年伯季友愛爾篤怡怡融
融一堂和氣晝宵扶床八十年所嗚呼慟哉丙申割
半氣宇憔悴踽涼孤孑而未復歲在己亥又哭西
河臨訣之際誡以命也且號者三不復傷毀處變有
常可傳可繼嗚呼中歲際遇 正廟濬哲 聖鑑昭
徹期欲範圍家貧親老出莅百里化洽生民一境大
治行幷植之斥正自前世而固然歸去來兮志溝壑
聖大行兮親不待嗚呼小子有得於灑掃之間覩德
心醉每薰於定省之際承教感發貪之一字家傳勿

失以之貽謨諄諄申複玩究其義義在言外開仁養
廉遏欲存理小子雖緦服膺于茲嗚呼先生之於道
學體認而得之不啻表襮著於文辭不多覯於日用
如右憂道則戒學非之博順非之澤傷時則無可聞
之言可見之事卓犖志氣嚴嚴風儀可使懦夫立貪
夫廉嗚呼小子不能盡誠於在世之奉有意未遑又
不能述志於千古之傳其責可忘山頹梁壞安仰安
放歲月不留再期奄迫此痛此冤無窮無既小子於
今无有所感先子見愒伯父歸時亦猶是也先子終喪廟有埋

遷伯父終喪又猶是也人間湛樂地下同懷嗚呼易簀之日小子問醫他鄉返則已矣此慟一痛天地茫茫每哭筵几悅承警咳顧瞻杖屨如侍函席以是依仰聽於無視於無聚劇有期此猶將徹嗚呼哀哉

祭伯氏文

維歲次甲午三月丙寅朔十四日己卯舍弟鼎休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伯氏之靈嗚呼伯方胡然而至此皇天將降割于吾家耶鬼神其嫉妬於吾家耶吾家剥喪一至於此耶嗚呼慟哉惟我伯兮天稟粹

美爰自妙齡發軔正路孝出天性友自天愛少思寡欲家人信其質實訥言和容刖儕許以仁善率眞好古而不絶俗臨財思惠後已先人何天之不報兮夫使伯兮痛毒仁者曰壽孰不信之嗚呼斯言其欺余哉福善禍淫孰不信之嗚呼斯言亦難諶斯伯兮伯兮歸不歸歟伯兮伯兮歸歟焉歸雙親在堂白髮垂淚孰使之然乎二孤遺世髫髮號天孰使之然乎季也獨存形影相吊躅躅人間酬事傷痛孰使之然乎哀哀嫂氏昌依昌恃子子孤女攀擗號咷嗚呼伯兮焉往不返返乎何時北堂省定兄弟相奉伯兮伯兮

曷爲而不使余腸摧而肝蝕也耶晚世基棄兄弟擬議伯兮伯兮曷爲而不使余氣喪而心傷也耶嗚呼慟哉憂亦慟之嗚呼哀哉樂亦哀之嗚呼伯兮曷爲而不使余哀慟而摧裂也耶去年孟春顧謂舍兮曰二子教導汝其任之又曰子女嫁娶汝其爲之焉有斯言果驗無違大禍將至非朕之先見耶神朗氣清幾微之自發耶平日相對曰我過汝規汝過我規又曰人孰無兄弟若我獨有又曰世人皆云兄弟恩衰因妻因財如吾兄弟有或不免如何斯言只令空設嗚呼痛哉疇昔之夜夢接依依淡然儀容宛如平昔

欲語無語翛然惘然營營遊魂有時來往於父母之
堂子弟之室耶號天叩地寞寞漠漠日月不留於焉
一春暮季服除先王制禮執筆涕盈罔知所云伯兮
伯兮胡然於斯有知耶無知耶罔念季兮耶舉觴一
痛天地茫茫嗚呼哀哉

祭鄭氏姊文

維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吾姊氏體
魄歸窀窆之日也舍弟鼎休病不得奔哭拜訣非惟
哀慟之止而有冤憾惻怛之懷生平不得怠者爲文
以抒之前二日辛未使子源弘謹具菲薄之奠敢昭

告于姊氏柩前曰嗚呼世間義理不失綱領為貴在夫人三從是也吾姊氏其庶幾乎日用常行井井不紊鑿鑿中窾古之君子難之於夫人可責備乎扵姊氏其田地根本素有深識者其動靜云為槩可逆揣而推度也未可謂人人深識他田地根本如弟也嗚呼于歸幾年事舅姑如何未盡善不順不措也宜家人如何未盡美不和不措也嫁纔十一年不保其琴瑟只有一子二女越三年戊子率其子奠登而歸寧亦見失於痘瘦是豈人理堪當乎嘗語於舍弟曰未亾姊之所以不得亾於君子見背之日有兩難事

一爲七耋父母屢見逆理之傷吾不忍爲此事也一爲一子保養而不絕乃父之祀事吾不忍爲此事也吾子今也則亾吾何以生爲父母止之父母哭之父母之哭胡爲乎於此身重爲之冈極乎吾賦命既薄險釁積率又誰怨尤謹當奉教率養姪子托君子祀兩女兒無告亦甚辜情姑竢其適人自處之爲如何也嗚呼夫固知之矣豈爲之力動得其一定之貞烈乎嗚呼唯吾嫡氏可謂不失其大體矣歲庚子歸寧先妣又謂舍弟曰家兒夙成祀事有托余之速死余日望之然未見廟之新婦胎后三日而逝遺我以

赤子曰天卿我牧養而調護之忘費心力外而勞筋骨內而薰心瞥殆無一日之身逸而心安也此兒已五歲矣遽別爲難且死非其時荏苒于茲矣舍旁以是而爲自信自慰也孰謂長女宋室又逝於六月初十日耶先是寄書有以爲吾有疾病經時歷序待化而不化苦求苦哉孤露舍旁與懷倍蓰多服寬譬圖所以調治良醫不逢神方莫試惟以陳根腐草決不可效於起膏肓之疾者日從事焉徒使苦口味損眞氣浸搖日鑠是雖形骸之難耐而固中情之甘受也聞宋室訃放情號哭閉口絕食遂至於斯則子姪之

侍湯不可以責效親屬之閑禦不可以奪志哀我舍
弟悲慟呼號亦無可如何乃欲籲之於天而天無如
何將責之於人而人無可咎則只恨吾姊氏賦命之
不完立懂之苦而已也嗚呼姑弟之哭宋室也未哭
而先言吾姊氏亦不復見矣既哭而亟求調病之需
且書千譬萬喻之語待翌朝而為先將欲走俾不謂
幽音適於此遽承嗚呼姊氏果不復見是可謂能踐
其言者而亦非平日素心定力不欲苟生慨然者如
是哉在舍弟地慟益慟矣在姊氏心安益安矣豈可
以姊氏之安而寬弟之慟哉春夏之際切圖一候弟

乞六朔一病千古爲憾沉痛之懷悲凉之語爺不忍言言亦無益徒以感姊之心而傷爺之懷耳故皆已之獨世之論人死生者率不得其當則幽明之間兩有憾焉者誠有所不可已而已也此不可以無爺之一言也其聞之者則以爲夫人偏性溺愛也故從女自盡也其見之者則以爲善疾病之支離哀困窮之焦心因憾而自盡也聞見皆不足以深識吾姊氏者也溺愛故也惟爺知之貧病故也惟爺知之蓋世固有細行小故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黑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唯姊氏之德行謂可以範模

乎內則責其儀文之奢易則未可也而於其大體之亭當則不可謂無見謂其資質超邁乎等庶則不可也而女工之平常者則亦不可謂無備故在家父母不謂之不孝適人舅姑不謂之不順琴瑟不謂之不和也夫道無知使吾姊氏睚窮而至於斯斯吾姊氏之內守貞固大節卓犖處人道之變而雍容不迫待一死之時而素心必從人莫得而窺測者也豈如夫徑情而直行者處變則如墮深坑臨死則不顧父母舅姑若子者哉然則愛故也未也病故也未也乃所以從夫立懂之道其知是夫惟舅知之其孰知之所

以畧述於抒哀之文嗚呼痛哉弟不得煮粥兒輩不得頻候雖以常情言之痛割之極矣矧於姊氏若何而不為終身不忘底憾剛也耶悠悠蒼天此恨曷極姊氏泉下亦或以此而為恨也耶弟本稟薄疾病相守未可以筋力伸情自計餘日又不能甚多縱使支持得至於古來所稀之壽徑今去彼不過數十餘年矣入地之日當盡敘之也嗚呼痛哉

祭三好齋鄭公文

維　崇禎歲次四甲午十一月壬戌朔二十一日壬午三好齋鄭公服制再周筵几將撤姻弟朴鼎休感疇

昔之源源悲一往之悠悠日月忽其寖疎情惻惻兮
不休乃於未終喪二十日癸未謹以隻雞單盃爲文
昭告于靈几之前曰嗚呼惟靈性度溫和氣宇清秀
鳳儀鸞翔玉名蘭臭廉潔其操耿介所懷切切偲偲
善於朋儕博通經籍不事近圖名稱士林爲世碩儒
冬掩縕褐夏渴瓢簞而不戚戚忽忘飢寒一案四十
不息之工詩成于軸其步健雄路阻雲梯孤負所望
大筆何題白玉樓上嗚呼昔我妙齡忝爾東床非但
親愛道以相將奉拜之夕談笑平平雖冬之夜不覺
雞鳴東西槐園後先是警如弟如兄如形如影溪山

杖屨泉石琴書期以晚歲共翱翔且息影乎斜月波之舵泛洄來往無適不可有酒釃我無酒沽我滄浪之水兮清濁濯我此計未遂而遽至斯雖命矣夫我心則悲嗚呼壬午之冬同案之初多聞于公無隱乎予內戚之夏同硯諄諄凡有書篋不憚其珍至誠欵悅舊而益新其樂之極無或見嗛公之愛我乃若至此我之懷公獨於此止壬辰以前每瞻東雲停雲靄靄一念之勤有儁有書忪手怡顏今焉來使元不相聞金玉其音何處得聞蕭蕭暮月獨照孤墳嗚呼古文章如公者幾大鵬尚鯤孤芳寄卉賢而不遇自

古或參世道窮郎莫誰者天造物猜耶時乖命舛曷
忍曷訴泉下獨善嗚呼承家一孤嗚嗚何怙資甚莫
光極迷可瞎知乎不知漠漠冥冥從此以往永訣曷
塋墓前一慟不禁涕盈精爽不隔照余中誠嗚呼哀
哉

墓碣

孝子公墓碣 庚申五月

吾先祖孝子公事親有至行自小少定省溫清之節
恒無少懈志物之養靡不用極癸巳夏侍親瘠晝夜
揮麈掌握胼胝或至成瘡爰糞必嘗以驗其差疏藥

餌謂愈錐甚汙濊之物必躬撿口試而後進處士公極加奇愛曰汝遇余病汝兄亦病汝以童稚累朔救療一心洞屬有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矣田地奴婢特爲別給以表父母之心丁酉秋處士公疾又革割指進血及遺艱號擗幾絶廬墓三年公之夫人亦與同心事姑孝愛敬無方母夫人亦謂之孝婦用處士公故事田民別給壬寅秋母夫人患背疽醫藥罔功公吮舐不掇竟不起送終守墓一如前喪式禮罔愆乙巳春伯氏外內又喪逝撫養其遺孤恩義備至至於衣服飲食視己出常有加晨謁于廟朔參椎謹不

事舉子業教誨子姪皆有文行之成就御史趙公相
愚高其義特　啓聞鄉人又以載邑誌乙卯公與同
志斥羅補羅積等醜正之疏蓋皆已亥　孝廟上賓
莊烈王后既服　昭顯長子三年兩宋先生議以
爲期年據大明律也尹鑄以斯文亂賊日夜詆毀乃
與許穆尹善道等倡爲舉主貳宗之說常傾陷兩先
生甲寅　仁宣王后上賓　顯廟以禮官之服制致
誤終至詰責蓋原於己亥禮論也彼徒修隙俱發百
端構捏　天怒益加黨魁許積從中譖譸於是羣憾
蜩起邪說鴟張迭投凶疏削黜无菴　肅廟嗣服又

以加律之論幷及於同春彼徒叟相慫恿挑禍益急綾城洪天紀投進悖疏也一路靡然錦城羅萍羅積等附麗猖狂方纔構凶疏大猾彌天公與從弟倫三從兄磷及宗族四五員同七梅堂金潛安村朴光後等聲討樟積通輸太學亟施攻訐使之自沮又治伸辨疏卜日將上時鱗與趙嗣基南天澤等請移尤菴於遠惡地榛棘告　廟之議方張方伯權大載州牧朴興文乘勢助虐七梅公五六人首被囚械酷被拷掠至或因致死囚疏遂未徹然尤翁撰安村墓文述到此事比之銀山鐵壁豈專美安村者哉茲事見漏

於宋子年譜後人之責也嗚呼相士以居今夫不一試而逸其美責良農以不能穡也世之不孝于親不悌于兄娟賢而戕善者聞公之風庶乎其開發然則雖不得需於世而就有一切功業其實德實行自修之懿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公諱畝字士潤朴氏始於新羅沙伐君諱彥昌而自高麗副正諱英馨組嬋聯凡十傳而當我 中廟朝有諱祥己卯名賢正學讜議為世所推號訥齋卽公之六世祖也再傳而縣令諱希壽壬辰倡義扈 駕龍灣錄原從勳號悔軒諱瑄 勸武奉事諱時英蚤歿諱思遠內子舉義到

清州聞和成而歸遂絕意時事世以處士稱寔公高
曾祖考也妣長澤高氏傳弼女霞川公雲五代孫公
以 崇禎丁丑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光州所吉面素
村 蕭廟甲子五月二日卒葬于芳荷洞面龍頭山
先塋側坐艮之原二配合封始娶寧越辛氏叅奉應
純子與孝之女又娶利川徐氏叅奉鳳齡之女舉四
男再茂再彬辛氏出再觀再謙徐氏出再茂娶同福
李文蕙孫生員嘉植之女生二男一女再娶四繩堂
柳浚孫尚暈之女生二女男命東師東命東系伯從
祖父再起後文遇李集白尚鳳柳蘧再彬娶弼善

洪鍾韻子瑞禹之女生四男一女男敏東顯東聖東
萬東萬東亦爲再起後依兄以終及也女適林挺薰
再觀娶李南紀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弼東鎭東系季
父後女適吳孝源再謙娶愼慶億之女生四女適南
彥遇奇宗昌金東佐金重烈命東系男聚女林經憲
師東男燧璽殁女鄭梼敦寧都正娶男孝德昺監孝
復有至性孝行系從祖叔父燧後卽鼎休之先考也
此下多不盡錄嗚呼竭力以事父母大本立矣補衣
之　啓邑誌之載正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扶正
論斥邪說賢賢之心不啻口出福福莫之奪則尤翁

一言亦足爲援證也以若積誠累義受祥宜厚而終不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豈惟子孫之恨也鼎休家世屢夭先績寥寥然收拾遺謨乃先人之志也雖一言一行隨得隨錄欲使後承世世有所考信而觀法焉

行狀

九代祖考通訓大夫行咸悅縣令全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府君行狀

公諱希壽字德老號悔軒我朴蓋祖新羅而沙伐君諱亲昌後貫忠州初封尚祖在麗有副正諱英沙伐與副

正之間世遠不可得而詳矣自副正傳檢校神虎衛大將軍諱臣三司右使諱元崇僉議評理諱得升判
院事諱德麟贈崇祿大夫民部尚書一云大匡輔衛無贈字諱之誠匡靖大夫知都僉議司事諱世梁至中散大夫
民部議郎諱光理三爲開城尹以清直名爲監察糾正典理總郎爲小尹正斷權臣林堅味冒奪之訟本朝贈掌謀院判決事初贈司僕寺正是生諱赫於公爲高祖歷官宜川殷山郡事
贈吏曹判書自松京徙居懷德姚圃寧吳氏佐郎洽女曾祖諱智興成均進士贈議政府左贊成又遷光州隱鳳
凰山時權吉昌擧以嘗同學器公屢徵不應姚羅州鄭氏

監司耕女無育而卒 贈貞敬夫人桂城徐氏 生員宗夏女 有婦德壺政簡穆生三子諱禎祥祐皆以文章道德見稱於世長成均生員篤學力行佔畢先生金宗直禮重之

季漢城左尹錄清白 贈領相號六峯詳載碣銘 石川林億齡撰 仲郎公王考弘文館應教陞通政 贈吏曹判書謚文簡學者尊之曰訥齋先生直道清節惟以保社稷安 國家爲事 中廟朝 章敬王后誕 元子仁宗而上賓塘位久虛時朴嬪生福城君峴而寵冠後宮覬覦非分先生與冲菴先生金淨議曰 元子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遽 成廟朝故例陞後宮爲

正妃燕山母后及慈順王后皆以後宮爲后則難爲元子地莫如復立愼氏俾無故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以全舊恩而妨側位之窺也遂合辭抗疏乙亥二月章敬王后誕元子七日而薨時諸後宮二洪氏皆有子朴淑儀有子曰峭年最長爵福城朴爲敬嬪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朝野疑懼者且半歲也七月上以災異來言八月先生上疏先論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脅廢國母之罪實防禍於未然而安國本之計也後十七年壬辰朴嬪母子果咀呪東宮皆賜死大司諫李行大司憲權敏手誣以爲邪論請拿推事機不測上命政府六曹弘文館議啓領相及副提學累啓不允左相鄭光弼率朝廷救解靜菴先生趙光祖力斥

兩司之非又啓曰朴祥金淨之疏是正論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貶籍口者也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吏判安瑭啓曰大臣六卿侍從之臣擧請勿罪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謂公論乎長城守儼等崇善正濊詩山正淑江寧副正祺駿章請勿罪應教李彦浩諂付權李直提學金安老發兩是之論自是迭議爲立是非相奪攻擊益甚遂爲己卯之禍然其翼冲保社正名立紀之功萬世有賴大義復明於世餘孽未艾凶謀至於乙巳而極矣仁廟因喫飯受毒旋雖知之不忍彰著而昇遐

先生從子思菴先生文忠公諱淳嘗慨然嘆曰勁冀

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爾以應教定林百齡議 仁廟自在東宮丹元老元衡等譖間兩宮欲生禍及甲辰十一月即位日聞飛語于慈殿命上不得自安人皆切齒乙巳七月明廟嗣位元衡與林百齡輒順朋計磁李芑等妄列士流告廟錄勳百齡不得美謚則大禍將復作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紊昭元衡暗憒欲鬻治上只命罷黜長諫院論李楨等李戩丹百源劾宋麒壽黜元衡併沈遁源進之與文衡議文昭殿祔禮畢仁廟乃文簡公之所保翼而拳邑以文定之意爲未踰年之君祔廷恩殿公論之尤痛切明廟際祔之日竟陞原廟公之

論大臣溺格金鎧欲陷公及諸賢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已卯云云蓋欲紹述袁貞餘論也鄭松江面作鐵涕泣三可論鐵削奪時公爲善流宗主追溪先生李滉榮谷先

生李珥一隊諸賢力推旁招同寅協恭休明我大邦
文簡公妣　贈貞夫人晉陽柳氏左贊成宗漢女生
二子河東鄭氏河原君守忠孫女生一子長子諱敏
齊金海府使仲諱敏中享年三十二　成均進士時稱一家
六文章之一也學問行誼詳載碣銘漆溪金彦琚撰季諱敏
古繕工監監役仲季皆蚤世府使公妣昌寧成氏進
士士福女以　嘉靖庚子生公於本州鳳凰山下芳
荷洞里第出爲仲父後公蚤襲家庭之學文章風成
文忠公嘗稱誦曰昌吾家者必此兒也幼從懷齋朴
先生光玉受業晚又服習霽峯高先生敬命二先生

皆期待丁丑以蔭除 厚陵參奉缺奉事等職皆自
以學業未就不起壬辰四月十三日本關伯平秀吉
大舉入寇以輝元清正行長諸酋爲將衆號六十萬
五月一日乘輿播越宗社危迫朝夕公奮然以爲 君
父蒙塵義不可以偷生自守遂謀於懷齋與之往見
本州牧丁允祐曰賊兵未及踰嶺急此時控扼要害
則進可以阻漢水退可以遏嶺路令巡察方汪羅州
公宜急往見力陳事機一邊提勁銳直赴京師一邊
董勅州郡以嚴防禦不使賊鋒敢犯慮盧上丁公然
之卽日馳詣言之甚力巡察李洗漠然不以爲慮丁

公憫默而還於是一道人情莫不扼腕慨公乃與懷齋霽峯及再從兄大壽再從姪前監察之孝進士柳思敬朴宗挺諸公倡率鄉人設義兵廳于本州推霽峰爲左道大將出家僮六十四名糧餉八十石募兵千餘人送赴霽峯幕北向推懷齋爲盟主同留在本州糾合餘兵爲保守根本又與從姊婿海狂宋濟民倡起一路同志之士推前府使健齋金千鎰爲右道大將濟民爲之從事與湖西左右義將前都事重峯趙憲前察訪朴春茂聲勢相應爲控制兩湖之計公之四從姪士振與其從孫力圭光烈亦赴於重峯

幕四營綢繆約同濟難時洗握兵恬嬉終無勤　王
之意但以沮撓義兵爲事及至徵兵乃發師到公州
屯住聞京城失守卽令軍中曰已無及矣其各罷陣
軍情渙懼諸參佐與郡邑守宰皆爭之不得於是諸
陣稍稍解散慢罵盈路衆皆闃然相傳曰巡察舉措
可怪可怕云賊放兵四劫　行都徵兵日又甚急而
郡縣兵之先散者旋招旋潰部曲莫整洗猶益遲回
不欲進兵羣下營鎭亦爲其形禁勢格憚斂手蓄黃
公憂憤不自勝以爲莫非王臣洗以方面之任鞠旅
勤　王義當一路先而告急之報纔下方進之師遽

退只令軍容失紀義士爰膽觀其始終情迹實未知其意所在杖劒攘袂而起即馳往錦江與光州新牧使權慄及其參謀官大壽靑巖察訪姜弘壽等詰洗責之曰宗社灰燼　鑾輿播遷爲臣子者所當捐身赴難與賊俱死職耳公之罷兵果何爲也大壽按劒而前瞪目睨視洗仍數逗遛不忠之罪洗大慚懼流涕曰吾未之思耳又謂吾不畏死只畏朴某兄弟遂與防禦使郭嶸率四萬兵分道北上（洗從林川嶸從公州行）俱會于稷山慶尙巡察使金睟忠淸巡察使尹國馨亦以兵來將進軍水原洗令嶸先擊龍仁賊權慄時以

中衛將屬嶸軍固止之曰賊已據險猝難仰攻當伺
彼俱發洗不聽促令先鋒將白光彥助防將李之詩
輕接光彥之詩皆敗死諸軍望風奔潰洗先以身逃
遁公復與權公還本州爲再舉計先是健齋以書申
勉懷齋曰一以赴戰一以留鎮無非爲國也而根本
一撓事將不測吾輩用兵利鈍權在足下莫至是權
公復圖赴戰移檄召募而自洗罷陣之後人心崩潰
無一應響者仝郎同懷齋謀聚州內子弟五百餘人
曉諭旁郡又得精銳數千權公以之出師直向嶺南
界時嶺賊益盛乃進據梨峙用遏其奔衝七月大破

賊兵於嶺上自是賊不敢復窺於湖南數年之間湖南爲國保障東西供軍餉兵機未嘗之絕是月也（二十）日自行朝特除公漢城府叅軍越二日又除司圃署司圃署又陞軍器寺主簿　恩命屢至公无懷憪遍諭於同盟之義士申之以戮力王事時賊兵彌滿猖獗　行宮隔絕道路莫通懷齋乃會諸子而告之曰將無調習之甲兵無親信之志卒以衆合將以位之行舛部伍都無倫理若是者可以制賊乎今吾急欲條奏兵家得失二三子誰爲使公請使逾奉疏行且收左右道諸義兵狀奏表徽匹馬白衣水陸間道

間關於干戈克斥千里之外直達于　行都龍灣謁見
楊前上問曰此何人冒危涉險而見我耶白沙相
公李恒福襁褓孫女婿對曰先儒臣朴祥之孫　上感歎曰
若非爾祖之孫豈能若此公奉疏啟歷陳湖南擧義
顚末既又備言洗兵竊兵柄無尺寸之勞貪饕刻剝
爲　國家斂士卒之怨忌嫉義士沮撓其事幾在龍
仁身爲主將頓然不爲與賊接刃之擧但迫令生受
殘暮白光喪諸人率易交鋒卒僨大軍而身先逃走
且錦山之敗非惟不肯添一軍助戰託以共守請義
兵將高敬命回軍止防禦使郭嶸不進二將皆不從

直馳錦山敬命督戰二日所謂官軍防禦軍望風先潰獨使義兵無後援敬命父子竟殉節洗罪可斬而今湖南兵權皆在洗之掌握不臣之形已具本道監司若自　行宮除送則時日且晚恐不及事本州牧權慄膽略氣義非直爲一面捍禦可以與共國事朝廷偉之陞權慄爲巡察使翌年二月又有辛州之捷拜朴光玉爲羅州牧使陞公爲形曹佐郎（即九月十六日）

洗伏罪　贈高敬命禮曹判書　上嘉其忠壯其節且有進用之意又賜武科第錄原從勳亂稍定出爲咸悅縣令此後事績及其遺稿併失之兵燹已亥十

月二十六日卒葬于州西所旨面金鳳山北麓甲坐之原配廣州李氏　贈淑人判官秀莞女監司世貞孫也墓與公同封子男二人瑄甲午　勸武奉事亂已不復出仕璿世璣本生家伯氏諱仁壽子之女一人適柳濬進士側出男瑱奉事男時英璿世享年三十五時遇未冠而夭女奇昌獻李遵徽不起璿男成立與立女李廷琡金琥進士瑱男成吉時烜時雄女金景生吳希麟高必貞申漢桂時英男思遠享年四十八丙子與舅氏九峯曺熀同清江曺守誠倡義丁丑下城杜門自靖世號大明處士思道思遐享年三十二文科承

文院正字通堅薇垣皆蚤世息逌女吳以奎都事翰林
希道子 興立男以元系伯父後女崔濞特烜男思進思
遇時雄男思恭思儉女南豹徐國良息遠男礎享年三十
二礙享年四十八 孝行卓異皆蚤世女奇炯息道男磊正
字男晶森有文行思逌男碖成均生員有文行磷女
李緒以元男礪礎男再起女高應奎李漢鼎李松龜
側出男再輔礙男再茂再彬再觀再謙磊男再昌女
李漢喆晶女金錫龜側出男再良女崔九徵森男再
顯系伯父後女吳大廷申息齊生員男再和女吳時
伯磷男再郁再慶女宋演礪男再鳴再大女尹周吉

梁夏龍再起女柳泰鑒白守琛再茂男命東系伯從
祖世父再起後師東享年四十八皆蚤世女李集白尚鳳
柳蓀再彤男敏東顯東聖東萬東又爲伯從祖世父
再起後女林抵薰再觀男弼東鎭東系季父後女吳
孝源再謙女南彥遇奇宗昌金東佐金重烈再顯男
贊東徽東夭女李宗胄韓道洛權衡再和男貞東再
郁女金台彥鄭宅來再慶男奎東系伯父後守東五
東夭女李德復李采圭再鳴男亨東　順陵直長台
東系季父後女柳文漢金命夔黃致中命東女林經
憲萬東側出男爚師東男爚女鄭持敦寧都正顯東

男煇系伯父後煉系叔父后女金維國曹鳳周側出男燁承嫡烈燈熏女裴漢國弼東女鄭泰斌鎮東男煩贊東男燮燮系伯高祖世父命東后貞東男烇系伯高祖叔父萬東後烜燁女李玄圭奎東男熙女任相說李鉉謨李寅尚守東男儉勳燾謙燾側出男燒廉直長男璜嬉女元正燮台東男燦女金致光鄭良漢都事金禎褧男孝德新昌縣監孝復性至孝孝碩系從祖叔父燧後即鼎休先考也女金鉉基璜男孝源女金鎔縣監男琮休咸均進士孝源男寅休陰竹縣監此後孫支雖不能盡紀嗚呼公自

以名家模範蚤屈節於師友爵　命及門深自貶遜
不應蓋將求其伸也然始也文節公力護善人而終
身被斥文忠公傾袖諸賢而屢見擯擠勁直之氣自
有遺風則其或戒及於此而無意仕進歟抑亦視世
俗之紛競而若將浼焉歟其或不欲為小成者歟竊
惟　國家承平數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
明廟以來公卿大臣荷　國寵榮殊異　恩渥又
有非前日比者一朝賊兵乘勝長驅國勢板蕩使
君父播遷于一隅孤城僻陋之地而按臣退縮武將
不前一時貴臣山遁海竄各私其家恬然相視乃無

幾人肯奔走扈　駕者公以草野韋布平日未嘗沾
一命之祿又無州鎮城守之責顧乃不有軀命先
聲倡應糾合義士不避強禦而直斥提其者之罪以
若不測之亂旌旗相望鼓角相聞之時出萬死不恤
之氣絶遠履險扈　駕行宮是皆擇錄之起也蓋亦
有得於文簡文忠之心法矣公雖無率師轉戰之勞
內而議于宗盛外而謀諸師友約以同死排布諸營
左右為翼首尾相恤奔諭南北鼓發風動士氣增倍
忠臣烈夫多出於約誓之中　國家之保有湖南豈
惟奏捷獻馘殞身殉　國而後能專其美乎蓋其忠

義大節始終懍然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未或過之
公不會一以爲功　楊前所陳只誅頑褒忠舉賢讓
能不欲　國家遂以目前小擾爲安而必期有以致
紀律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而遂欺誣當世以至於詭秘而病俗者蓋
萬萬不侔矣尙未蒙褒嘉之典又於諸家記績出世
文字載以武人某者居多而至或有募遣武人朴某
達于　行宮今考其年月蚤晏官秩先後事在武科
前亂後文字輩未可盡信也其亦後人急於私情而
謂十目可掩易簀主倒冠屨而不知後世之有辭歟

蓋備禾之審也重可慨也嗚呼神州之恢復由於湖南之保障湖南之保障出於諸義兵之起諸義兵之起由於高磐峯林懷齋之首事也如使賊鋒先及於湖南則權元帥慄幸州之役李統制舜臣以湖南左水使直向玉浦勝戰閑山之戰其資糧器械將何以取辦而能成奏捷之功乎且權公之起兵於光山陞遷為巡察豈無指揮其人乎世徒知兩臣之有殊勳偉績而不知霖峯懷齋之為張本徒知霖峯懷齋之張本而不知公之奮忠竭誠仗義協謀本之生三事一之義而有似乎孔子之亂臣存魯亦有資於子貢之說也豈不惜

哉大壽為權公幕賓多所規畫之孝權知南平大破
玄蕃兵於砥石江上斬首三百餘級奪還枚虜本國
男女一百五十二口士振於清州之戰有先登破賊
之勞至於錦山與重峯同殉皆一門忠節而惟士振
贈表嗚呼不肖孫鼎休追考先績公之子孫六七
世矣文簡公以下大勳業卓德行流播傳繼不可掩
泯之績不止四五數一未遑周及於立言之君子而
記述之鼎休乃大懼愈久而愈沒沒放失也將無以
詔諸來裔且惟先祖莫不有義焉則論譔其德功納
之幽堂顯揚其聲烈以著後世近古之道而公之勳

勞已登於勳府公之聲績已列於野史公之官階正
三品準格又當立碑七尺五寸蓋用天祿辟邪趺龜
刻辭頌之以表于神道然喚休生於數百載之下耳
目所未逮家世相傳之說不爲不多然未能有以得
其遠者大者用敢節取其鄉里世家出處行實若干
于諸家集中如右將請銘于當世大人以備徵闡之
資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亦有待於筆削也伏惟垂
聽而擇焉謹狀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三月日

五代祖考孝子府君行狀

公諱礦字士潤姓朴氏忠州人新羅八大君第二諱

彦昌之裔也譜自高麗副正諱英暉聯相繼七世而有諱光理三爲開城小尹正剛權臣林堅味冒奪其族林謇田民之訟世以清直名我　朝贈掌謀院判決事是生諱蘇殷山郡事　贈吏曹判書自松京徙居比豐是生諱智興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又遷于光山築室鳳凰山下葆醇冲澹權擧實與公同遊學業儕公器友相　先陵慶以書起公公不就公長子諱禎成均生員力學篤行佔畢先生金宗直按湖南也一見禮之曰眞廊廟器季子諱祐漢城左尹錄清白　贈領相號六峰備載碣銘石川林儁撰仲子

諱祥道德文章爲百世師範先儒稱之曰訥齋先生

中廟朝　章敬王后誕　元子（仁宗）而上賓坤位又虛

時朴嬪生福城君峭而寵冠後宮覬覦非分先生與

冲菴先生金淨議曰　元子在襁褓而朴氏寵傾若

遵　戊廟朝故例陞後宮爲正妃（燕山母后及慈順王后皆以後宮爲正妃）

則難爲　元子地莫如復立　愼氏伸無故廢

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

窺也遂合辭抗疏（國朝記事）　先言配匹之重且論三剽（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

詐廢　國母之罪實防禍於未然而安

國本保社稷之計也大司諫李荇大司憲權敏手倡

言以爲邪論請拿推事機不測　上命政府六曹弘文館議啓領相柳洧副提學盧謹思皆屢啓不可罪不　允左相鄭光弼率朝廷救解更判安塘力斥臺諫之非靜菴先生趙光祖論遞兩司又啓曰朴祥金淨之疏亦是正論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所籍口者也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長城守儼等崇善　正言詩山　正正字　校江　副正琪　駿章請勿罪應教李彦浩謂附權李直提學金安老發兩是之論自是迭議角立至相攻擊遂爲己卯之禍然其翼　領保社立紀明倫之功萬世有賴餘孽未艾凶謀至於乙巳之極仁廟因喫飯受毒旋

雖知之不忍彰著而昇遐先生從子思庵文忠公諱淳嘗慨然嘆曰劾冀誅憲吾責爾議定林百齡謚劾宋麒壽乃論黜元衡幷沈通源逝之李芑等承順文定王后意以仁廟爲未踰年之君不祔文昭殿而祔延恩殿蓋仁廟卽文簡公之所保翼而又有今日之舉公論之光極痛切爲大臣沮格判書金鎧亦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已卯益欲經述衷貞餘論也鄭松江面斥三司論劾後因明廟躋祔之日金陞原廟公以明禮適用之學悉擧金世謚眞德俊又之士以致休明之化碑銘詳矣

元撰

卷文簡公配晉陽柳氏左贊成言漢女生二男縉配河東鄭氏河原君守忠孫女生一男生三子金海府使諱敏齊

成均進士諱敏中享年三十二繕工監役諱敏古仲季皆
蚤世進士公世所稱一家六文章之一也文載東文
選及謝齋集中行著碣銘添溪金彦琚撰以兄之第二子諱
希壽爲之子陰厚陵叅奉至咸悅縣令壬辰倡義
又亹鴈龍灣錄系從勳於公爲高祖配廣州李氏
監司世貞子判官秀莞之女諱瑄甲午勸武奉事
亂已不復出仕配光州鄭氏監司萬鍾子承吉淹之
女諱時英享年三十五配昌寧曺氏恭僖公恰五代孫郡
守景中之孫女諱愈遠享年四十八丙子與母黨監役曺
煜叅奉守誠妻黨叅奉高傅立傳敏及別提申暹進

士朴忠挺柳東燒等舉義到淸州聞媾成而歸遂秉義自靖絕意外事世以大明處士稱寔公曾祖祖考而皆蚤世妣長澤高氏己卯名賢霽川公雲玄孫傳弼之女　崇禎十年丁丑三月二十三日生公於光州所音面素村里　肅廟十年甲子五月二日卒壽四十八公性孝自齠齔定省溫凊之節不後於長者稍長志物之餐無所不用其極癸巳夏處士公沈疾公晝夜揮篦掌握胼胝或至成瘡猶不知痛嘗糞必嘗以驗其吉凶凡百藥餌雖味臭醜惡腥羶汙穢亦躬換口試而後進七閱月而復膳處士公爲文以

別給曰汝年尚幼不解人事之兒猝遇父病汝兄亦
病獨當救療一心無他觀其累朔侍湯不一時少解
苟非出於天性之純不能矣前頭誠孝全一之人可
卜於今日田地奴婢別爲許給以表父母之心丁酉
秋處士公疾又革剡指進血及丁憂號擗幾絶廬墓
三年廬有棲鳩之異人以爲至誠之感庚子四月母
夫人別給文有曰家翁下世之後汝身艱難鞠養今
纔成昏汝妻極爲粹美承奉我與汝無異不勝感舊
之心謹體家翁生時之意田民別給而奴洎伊乃翁
家承重奴也任意析出極爲未安汝侍墓時率去同

苦者汝兄欲給余意與同特為許給壬寅秋毋夫人
患背疽醫藥罔功公吮舐去汁日以為常及不起送
終如制哀疚廬墓之儀一如前喪乙巳春又遭伯氏
外內喪零丁孤苦常戚戚無樂意撫養兄之遺孤恩
義兼至衣服飲食視己子輒有加每月朔望焚香謁
廟不事葷腥子輩日以教誨子姪為課成就才藝皆有
文行御史趙公相憲高其行義特啓　聞鄉人亦以
載邑誌乙卯夏與同志痛斥羅樟羅楨等醜正之疏
蓋在昔已爻　孝廟上賓　莊烈王后旣服　昭顯
長子三年至是元菴同春兩宋先生議以為期年據

大明律也尹鑄以斯文亂賊日夜睚眥乃與許穆尹善道等倡爲卑主貳宗之說常傾陷兩先生甲寅春仁宣王后上賓 顯廟以禮官之服制致誤 莊烈王后不爲長子婦服始爲期年改爲大功 終至詰責蓋原於己亥禮論也彼徒修郤俱發百端構捏 天怒益加國舅金佑明宦疑其隧道之被劾受指於尤庵竄嗾許積後先誣讒於是邪說鴟張羣憾蝟起迭投凶疏削黜尤菴 肅廟嗣服又以加律之論幷及於同春耍相慫慂挑發禍機綾城洪天紀投進悖疏也一路靡然錦城羅禋羅積等附麗猖狂方絕構凶疏火熠彌天公與從弟論

三從氏礪及宗族四五員同七梅堂金潛安村朴光後懶翁柳益瑞參奉朴光五柳應壽等聲討補櫝通諭太學俾施攻罰使之自沮又治伸辨疏卜日將上時鑠與趙嗣基南天澤等請移光菴於遠惡地始定熊川旋移長鬐安置梓棘告　廟之議方張方伯權大載州牧朴興文乘時助虐七梅公五六人首被收械酷受拷掠至或因致死囚疏遂未徹然諸公各有行錄多出於諸賢集中而最是尤庵撰安村墓文述到此事比之銀山鐵壁豈俾安村專美者哉尤菴宗孫欽書以見漏於宋子年譜嘗慨然序其事而識之公之墓本州

芳荷洞面龍頭山先塋側負艮之原二配合封焉前配寧越辛氏其考興孝祖參奉號省齋應紘有高行曾祖　贈參議永吉外祖縣監柳亨進繼配利川徐氏其考參奉鳳齡祖進士晉明丙子舉義曾祖玩外祖通德鄭綸辛氏孝謹端詳佐公事姑於喪禍之餘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姑常以孝婦稱四男子再茂再彬辛氏出再親再謙徐氏出再茂娶同樞李文憲孫生員嘉植之女生二男命東系伯從祖世父再起後師東皆蚤世一女適李集再娶四嬌堂柳浚孫尚疇之女生二女適白尙鳳柳蘧再彬娶弼善洪鍾韻

子瑞禹之女生四男敏東顯東聖東萬東又為伯從祖世父季起後一女適林延憲再觀娶季南紀之女生二男弼東鎮東系季父後一女適吳孝源再謙娶慎慶億之女生四女適南老遇奇宗旨金東佐金重烈系男鎮東命東系男娶女林經憲師東男煃盛世女鄭精敦寧都正敏東系男煇顯東男煇系伯父後煇系叔父後女金維國曹鳳周側出男燁承楠烈煃煃女裴漢國聖東系男煇萬東系男煃側出男燦煃男孝學盛世弼東女鄭泰越鎮東男煃娶男孝德縣監孝復性玄孝孝頴系從祖叔父煃後不肖之先考

也玄來以下始終著行不可盡記嗚呼 國朝耆獻百

年教化休明人與孝悌家誦程朱卓行異績相尚以

迪出等庚茲罔羙矣然孝是天性無不知愛其親而

其有始終本末之全者蓋亦鮮也扇桃嘗糞劑指吮

疽廬墓等蹟古之君子亦謂之難有一於此必著之

籍而諸諸後況兼有此五難而顧令不比之卓異相

視為平常者何蓋其家謨有異人地不同知其所當

為而為者比之平常不知其所當為而為者比之卓

異於是乎比事而觀之醜類而長之彼平常者亦不

為不多於卓異矣平常之中又有有本底蘊做底之

異其慈謹於庸德庸行而能善始善終者苟非有本底之可能歟親親尊賢其歸一件何莫非性分中固有職分所當爲也知或未到講亦不熟則尊賢之於親親已不啻二以看之親疎害之禍福奪之是豈可人責其備也噫彼甲乙之禍天其欲喪斯文者歟賊鋼亂眞同惡寔繁衆陰蔽陽天日莫照一日之內慘舒不齊言出於毒正則變與刑拔之不暇事波于關邪則擯斥竄逐之無遺以故雖出入元翁之門而年深契舊者有或幻心革面陽斥而陰扶陰斥而陽扶或中塗而改路或過門而掉臂者指不可悉數公挺

然與諸君子齊聲扶闢以折宵人之凶謀豈亦無所
受而然歟第未知公於尤翁其觀感何如而尤翁乃
東方夫子也斯文宗仰未有久近淺深之異況處士
公之尊攘大義夙有家風則亦有與尤翁同一義諦
者也此其所以親疎禍福不能撓其心而善善惡惡
必得其正者也孝爲百行之源亦不信然乎蓋公幼
而能孝壯而彌篤父母曰天性之孝爲文而賞之鄉
黨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載誌而矣之緖表感其行
而褒　啓時亦偉哉尚寥寥未蒙　旌表之償偉傷如之
何不肖孫鼎休追考先懿中心感愴百年如一日將

以請幽堂之銘於大德君子傳之後承以爲祖述之資如曰徵而不足顯其不幾乎官以滅德斁程子曰一髭髮不似則僞是別人容貌尙然況於德業乎今以子孫而狀其祖尤極戰兢不敢肆其筆然世系之遠徵乃有遺於常例者荒亦有以先世之遺墨貽謨率多未遑也至若德業雖一言一行其來已久則沒之可惜云爾 崇禎後三己未三月日

水村金公行狀

公諱擢鳴字 缺 號水村光州人監務公諱勇爲始七傳至楓巖公諱德普公其五代孫也楓巖伯氏持平

公諱德弘壬辰倭亂參謀幕府錦山仲氏忠
烈公諱德齡痛　主辱兄公及已罣纔起義威振倭
寇為忌克者所中免於獄東土之為國家仇倭者至
今恨恨楓巖痛二兄之非命遺落世事　仁祖初除
寢郎暫出膺　命以避嫌別提察訪不赴以自守丁
卯羌奴之亂公病且死矣載書安牛山極勉勤　王
其忠孝大節蓋難兄弟也嘗遊於鄭松江高霽峯門
皆期以遠到後　贈執義配享義烈祠北軒金公春
澤所撰行錄後敏齋公最基所撰行狀詳矣是生諱
璇進士號楓溪於公高祖楓巖閱其仲氏之無嗣命

使奉祀曾祖諱慶輝號白灘是生諱守仁守信守溫
守讓　正廟朝以守信主祀忠壯蓋據成文忠三問金
倡義千鎰旁孫立祀已例也蔭別檢號梨村是生諱榮
晉寔公祖考考也妣廣州李氏萬馨女生二男二女
繼妣幸州奇氏幸原君守獻玄孫迁宙女生四男一
女公於兄弟居四也以　英廟己酉缺月缺日生
正廟己未缺月缺日卒享年七十一甫十歲受學於
叅奉梁公缺之門趨親堂幾十里而每日定省未嘗
少懈十三遭內艱伯氏居廬仲氏遘毒厲季氏患痘
疫其救護之方不任左右常着纕服背負季氏朝夕

之奠躬自驗勑仲氏疾劇醫云用人糞則可以收效仲氏惡其味臭不肯調下公輒先嘗於前仲氏感其分痛之意強飲乃走人皆難之每於大人昕寢之室晨夕燃火之役不任奴僕蓋欲其寒溫適中常於抱薪之際刺或牽攣緩服燃火難便左右曰不如脫其綫而執其勞輒曰父母之服豈可暫脫也聞者莫不稱歎矣讀聖賢書未嘗涉獵必窮其義理如有不解處發憤忘食曉得後乃食性本剛毅與子弟言未嘗以辭色假借與僚友言未嘗爲唯諾以取媚然嚴整中有溫然可親之意和怡中有毅然不可奪固窮守

操不變廉介辭受取與惟適於義而已嘗遊宋櫟泉楊白水門皆被稱賞楊公謂其門徒曰眞湖南望士也言動舉止可以爲學者之則矣嘗以先世狀跋事過判書鄭公實鄭公亦加欽歎謂其子趾煥曰湖南之士吾見之多矣未有如金秀士也及居外艱家人有分異之意輒掩泣止之曰父母之沒未久而兄弟之分異之意輒掩泣止之曰父母之沒未久而兄弟之分異尤爲痛恨待三年亦非晚遂止之家契素貧而食有餘則分而與貧族衣有餘則解而與乞人友愛尤篤常於冬夜被中蹶然而起曰季弟無衾得無寒乎因令左右取褥與毛物即送之嘗遇險歲厲氣

侵犯于廊下子姪請出幕公輒止之曰若使病人爲
土濕風寒之所添傷因致其死則非我也病也可乎
不知吾謹避之遂出寓焉每戒子姪曰坐之操行必
於廉潔上做出來則不役於外物而自然清爽人不
敢奪其志可不戒哉且人之操行莫善於慎言招災
與福皆由於口況妄論人之是非乎論人是非反成
吾過可不慎哉又曰蒲博非士之所可手執若等寧
爲此等事而不事詩書乎自是一門之內未嘗有局
戲又曰士生斯世有君父焉孝親者必忠君欺親者
必欺君汝曹戒之又曰成功在天篤學在我汝何莫

擺脫科白從事碩師之門勉力於修治之方乎若過
強富之年則恐成後日悔也丕好學不倦年老尤勤
或對知舊之子弟則曰君知學乎學問乃吾儒之本
事科業乃吾儒之末務余於幼年教兒以科業不得
成功失志於禮圍場中叫胡奔走終無湊泊處余以
爲恨假令倖而得之所得不若修治之方君等幸勿
以科業爲事又曰小學一部乃爲人之方余年過六
十方覺五十年之非晚好小學不無後時之悔也常
與養性齋梁公濟仁不護齋鄭公桔每月朔望率子
弟及儒生講論小學讀讀不厭丕每當生朝子弟爲

備酒饌輒含泣而言曰風樹之痛霜露之感倍切於
是日豈可飲酒爲樂哉自是不復置酒家計益窮自
奉甚薄家人或殺雞狗爲饌則常戒之曰記不云乎
士無故不殺犬豕大夫無故不殺羊豈可無故而擅
殺雞狗乎嘗遊洛下當勅使之出來人皆請往見其
威儀答曰主上之延命於胡使臣子痛泣處也吾
不忍見也每當 國忌輒茹蔬菜不參稠會獨處燕
居雖齊罷日亦如之於 英宗忌辰尤致謹焉常書
國忌揭于壁上坐於其下未嘗懈體寢具不置其
下褻衣不掛其上平日敬君之心如此年老當寒雖

暴風虐雪必參於先代忌祀或疾不得參則淨掃私室終夜燃燭強病危坐子姪間甚欲其就寢則曰不云坐如齊奈如在乎君子雖平日坐必如齊況當先祀雖病不參其如齊之心如在之誠何敢少懈乙巳與道內儒生疏請遂菴權先生躋配於考巖書院特蒙 優批士類甚多之常與人言必勸以學問不言世俗紛華士友稱之曰金某之志確然不可奪也公自少天性方直操心行己以孝友廉潔爲本宗黨倚重知舊推許鄉黨有事必諮問焉公累登鄉薦地主如金公履基成公德雨趙公衍德成公鼎鎭徐公瀅

修相繼褒薦或曰行篤孝友望重鄉鄰或曰性本廉
潔世襲忠孝或曰固窮看書難奪其志或曰忠孝家
風詩禮庭訓或曰志尚廉潔樂在書籍　朝廷竟不
得聞錐命也州之人士至今爲咨嗟酹全州李氏門
命女天默齋尚馨后有三男致福文科正言致德文
科正字致學正言娶缺氏生一男一女男琡鉉女適
李稷模正字娶缺氏生一男一女男應鉉女適金榮
在琡鉉娶南原梁氏無育應鉉娶長澤高氏生三男
永豊永益出後琡鉉永鼎永豐娶新平宋氏生一子
華植應鉉即余弱冠故舊時年七十以其家狀委余

撰次余辭之固則曰此吾先蹟藏之巾衍以待秉筆久矣吾年迫桑榆時不可失故謁子名碩名碩推之吾子吾子亦推之則更不復也余惟曰知之矣謂余鄉黨後生蓋有聞焉也噫懷貞抱潔之士生長老死於巖穴林樊之間而不憫焉者古亦何限公非其類也歟噫晚生無識亦不得其詳可慨也已鄭都正公諱桔挽公詩曰楓巖餘韻在思壯舊基傳愷悌無睦畛冲疎即坦然都正公即吾大姑母夫也重厚寡默少許可於人會昕稔聞焉而其誄如此則亦可想其愷悌君子也謹依其家狀

畧爲序次如右云